

基于“非遗动漫”的美育方法分析 ——以“鸟哨”科普动漫设计为例

李志伟, 储美雯, 胡心玥

(上海理工大学 出版印刷与艺术设计学院, 上海 200093)

摘要: 以科研项目课程“非遗动漫”的教学为例, 根据动画专业特点进行“非遗美育”的研究, 探索了将上海市非遗保护项目“鸟哨”融入教学, 通过科普动漫设计进行传播的方法。通过设计“鸟哨”传承为主题的科普动漫教学内容, 建立“非遗动漫”创作研究小组, 学生学习了非遗基础理论, 拜访了“鸟哨”传承人, 在崇明东滩湿地进行了田野调研。“鸟哨”的过去和现在、传统和现代、技艺和科学, 经由科普动漫设计得到了创新传播。非遗科普动漫创作创新了理工类大学的美育方法和形式, 充实了“非遗进校园”的内容。

关键词: 非遗美育; 动画; 科普

中图分类号: G 40-014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895X(2023)S1-0061-07

DOI: 10.13256/j.cnki.jusst.sse.2023S1012

Aesthetic Education Methods Based on the Course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imation” —Taking “Bird Whistle” Popular Science Animation Design as an Example

LI Zhiwei, CHU Meiwen, HU Xinyue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 and Art Design University of Shanghai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hanghai 200093, China)

Abstract: Taking the teaching practice of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project course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imation” as an example, the research studies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cusing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imation majors and the method of integrating the Shanghai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Project “Bird Whistle” into the teaching and of disseminating through popular science animation design. In the project, the teaching content of popular science animation with the theme of “bird whistle” inheritance has been designed, and a research group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imation” creation has been established. Students learned the basic the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visited the inheritors of “Bird Whistle”, and conducted field research in

基金项目: 2020年度上海市艺术科学规划项目(YB2020G07)

作者简介: 李志伟, 男, 讲师。研究方向: 动画、非遗传统技艺。E-mail: 752219362@qq.com

Chongming Dongtan Wetland. The past and present,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kills and science of “Bird Whistle” have been innovatively disseminated through students’ popular science animation design. Students’ art creation work has innovated the aesthetic education methods and forms and enriched the conten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to the campus” of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universities.

Keywords: Aesthetic education with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animation; popular science

通常意义上,人们会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简称“非遗”)属于人文学科而不包含自然学科的内容,不需要科普。实际上,非遗保护的文化多样性来源于生物多样性,保护了生物多样性,文化多样性的存续才得以保障。“‘科学素养’的提出恰恰是以这些学科知识为基础,其实质是表达人的‘科学素养’的文化性。公众只有在这个层面上‘理解科学’,才能真正形成推动科学事业发展不竭的源泉。”^[1] 非遗科普动漫就是将非遗中蕴含的科学知识、科学方法以及融入其中的科学思想和科学精神通过设计成为动漫形式进行传播的一种方式方法。非遗结合动漫进行非遗科普,不仅传承了优秀传统文化,而且启发创新,吸引青少年观看学习,从而推动非遗宣传和分享,实现“非遗美育”。

一、“非遗动漫”课程的设计

(一) 非遗保护传承与科普动漫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指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技能以及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是活态的、不断融合发展的文化。非遗是可持续发展的驱动力和保证之一,它内含三方面驱动力:包容性的社会发展、包容性的经济发展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2]。非物质文化遗产与物质遗产、自然遗产相互依存,在传承发展中体现了人们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观念转变,体现了文化伦理和自然伦理的关联互动。随着社会不断发展,非遗成为公共文化,属于知识资源的一种。在工业化和全球化趋势的影响下,非遗亟需得到保护,需要更多年轻人了解并参与其保护与传承。《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3]在列举确保非遗生命力的多种保护措施时,专门强调了“通过正规和非正规教育”为非遗传承培养力量,所以社会在增强社区主体存续非遗能力的同时,应持续关注“非遗进校园”和“非遗美育”,通过非遗传播积极推

动大学参与非遗传承能力的建设。“非遗美育”是通过对非遗的背景、发源、构成进行“再现”的过程美育。目前,非遗传播呈现出宽泛性和不精准性,传播内容刻板化,无法引起青少年的关注。其原因除了非遗因时代久远与现实生活的距离较远之外,还有非遗传播中往往更加关注项目本身的正统性、传习性讲解,未能使用青少年所喜好的表现形式,尤其是非遗传播中结合时代变迁进行的故事性再创作相当少见。非遗纪实性纪录片很多以讲情怀和历史为主题,科普性说明不够,不能具体指导青少年参与到非遗保护传承的行动中来。

非遗与动漫创作的融合是动漫发展史上得以证明的高效的传统文化传播方法,是实现“非遗美育”的重要手段。从我国动画电影的历史来看,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中国动画学派”时期创作的内容多取材于民间传说、谚语,制作的手段采用了水墨、剪纸、皮影等传统美术技艺,比如:剪纸动画《葫芦兄弟》、剪纸水墨动画《螳螂捕蝉》《鹬蚌相争》、民间剪纸艺术与戏曲艺术结合的《八百鞭子》。“1955年拍摄的木偶片《神笔》和1956年拍摄的《骄傲的将军》,不仅在人物和背景的造型设计及表演上,大胆地从我国传统戏曲以及造型艺术中吸取滋养并加以发展和创造,而且在人物的思想感情、生活习惯、动作姿态以及语言上都力求具有中国民族的特色。”^[4] 内涵丰富的非遗保护项目中还有很多是关于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需要运用动漫设计进行科普传播。比如中国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册)项目的二十四节气、太极拳、中医针灸、中国珠算(运用算盘进行数学计算)等的知识与实践,还有很多传统工艺如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宣纸传统制作技艺等都具有科学性和实用性,蕴含着人们世代积累下来的智慧,这些都可以进行科普动漫设计。

(二) “非遗动漫”课程的理论内容

“非遗动漫”理论基础部分包括:(1) 非遗概念的形成;(2) 非遗构成的要素;(3) 非遗保

护的意义。要让学生带着问题去学习非遗理论,用“鸟哨”举例来说,可以提出以下问题:非遗是什么?非遗概念是如何产生的?非遗保护的是什么?保护非遗项目“鸟哨”的意义何在?在“鸟哨”传承的过程中非物质的部分是什么?通过理解非遗的内涵,学生动漫创意的时候就会融入非遗保护的理念。

1. 非遗的概念形成

非遗是作为一个外来概念被引入的,但是非遗保护的理念与实践是一个中国与世界内外契合、配合的产物^[5]。非遗的概念形成来源于三方面:《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简称《公约》)的产生过程和非遗保护理念的形;《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和我国非遗保护的历史进程;《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伦理原则》(简称《伦理原则》)。从《公约》产生的历程看,《公约》强调文化间的尊重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自然遗产和文

化遗产的和谐关系,认为整个国际社会有责任通过提供集体性援助来参与保护具有突出的普遍价值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提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共同遗产,应当从当代人和子孙后代的利益予以承认和肯定”。2003年联合国通过并签署《公约》,这是迄今为止联合国有关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最重要文件,非遗保护从此成为世界整体性事物。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是从民俗学者的工作开始的。2004年8月经第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批准,我国加入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约》,我国作为缔约国在《公约》框架指导下开展非遗保护工作;2006年我国成为该公约的政府间委员会成员;2011年6月1日,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简称《非遗法》)。《非遗法》制定了非遗保护的“三项制度”,建立了非遗保护工作框架,体现了国家对于文化多样性的保护理念。学生学习中国非遗保护进程的时候,要掌握这个脉络(见图1)。



图1 我国非遗保护脉络

Fig. 1 Context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China

2. 非遗构成的要素和非遗保护的意义

“非遗动漫”课程要讲解非遗构成的要素。根据《公约》中对非遗的定义,非遗可理解为5类要素的组成:传承主体即社区、个人和相关群体;传承内容即观念表述、表现形式、知识和技能;传承物即工具、实物和手工艺品;传承方式即社会实践,包含适应社会发展和创造;文化空间即传承空间和文化场所。这5类要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1)有形的:传承主体、传承物、传承空间;(2)无形的:传承内容、传承方式。“非遗动漫”课程要让学生清晰地了解非遗保护的意义。非遗保护有利于文化自觉。文化自觉,首先是文化的主体认为什

么是对“我”有价值的文化,进而对文化做出选择。文化的演变是文化选择过程。“中国文化”是一个大的文化圈概念,具体到一个村落或者社区,村落的民俗活动是当地文化自觉的具体表现,好比人要认识自己,需要回忆童年、少年、青年、中年,要回顾家族的发展,才能明白自己是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走上今天的道路。非遗是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种社会公共资源,而对它的保护活动是出于公共利益的需要”^[6]。所以,非遗是我国公共文化的一部分。

3. 非遗田野调研和《伦理原则》

“非遗动漫”课程要进行非遗社区的田野调研,

非遗田野调研自然要求遵守《伦理原则》，非遗田野调研之前要求学生对所调研的非遗技艺进行相关资料的整理和学习，理解文化尊重和文化多样性的内涵，学习并遵守非遗保护伦理。《伦理原则》专门提到：“与创造、保护、维持和传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社区、群体和有关个人之间的所有互动，应以透明合作、对话、谈判和协商为特征，并以自愿、事先、持续和知情同意为前提。”^[7]所以，田野调研开始之前要事先沟通，要确认传承人是否接受对话。只有征得传承人同意后，才能进行相关的田野调研。每次调研都要整理好文字记录以及影像。非遗动漫创作的田野调研，更注重记录调研内容的“图景”，有条件的应当进行现场写生，注意观察被调研对象的动作、语言和家居生活等情形。

(三)“非遗动漫”设计的系统性

“非遗动漫”设计的系统性，是指在动漫设计中，要考虑非遗的系统性和遗产保护工作的系统性。非遗作为社区的语言和言语，是在符号和伦理话语中被理解的，属于社区的符号系统。非遗的系统性是自身构成要素的价值和意义，是历时的传承主体的言语活动。在这个过程中，非遗的系统性呈现为社区要素的共时态，是社区要素的功能。同时非遗的概念又是再造出来的，是《公约》框架下全球文

化多样性保护的工作纲领，是为文化遗产保护而建立的分类描述框架，从而在保护实践中形成非遗保护工作的系统性。非遗的系统性和非遗保护工作的系统性是主位研究法和客位研究法的对立统一。

从非遗的系统性出发进行动漫设计，就是要在科普动漫设计中，将非遗构成要素在设计中表现出来。非遗构成要素可以对应动漫设计的视听元素（见图2）。

当然，非遗构成要素只和动漫设计“一一对位”，并不能表现出非遗社区构成要素的共时性特征和功能性，而是要通过动漫设计赋予“非人”的社区要素以“类人”的生命和个性。传承人、传承人群是非遗传承的主角，而动漫角色不限于“人”。动漫故事里各类生物体都是“类人”角色，动漫设计能将花草、虫鱼、鸟兽等万物幻化成能够和“人”直接对话的形象，万物在动漫中和“人”能够对话了，保护生物多样性的伦理表达得到了生动演绎。动漫设计可以让人们更加直观地看到自然伦理与文化伦理的关系。例如：《小蝌蚪找妈妈》里小蝌蚪们通过找妈妈的过程认识了水中世界的其他生物，但实际上小蝌蚪不需要亲代抚养，所以片中，小蝌蚪们一边找妈妈一边也就长大了。动画导演借助这个过程将文化伦理融入了美育，并且教会孩子们认知世界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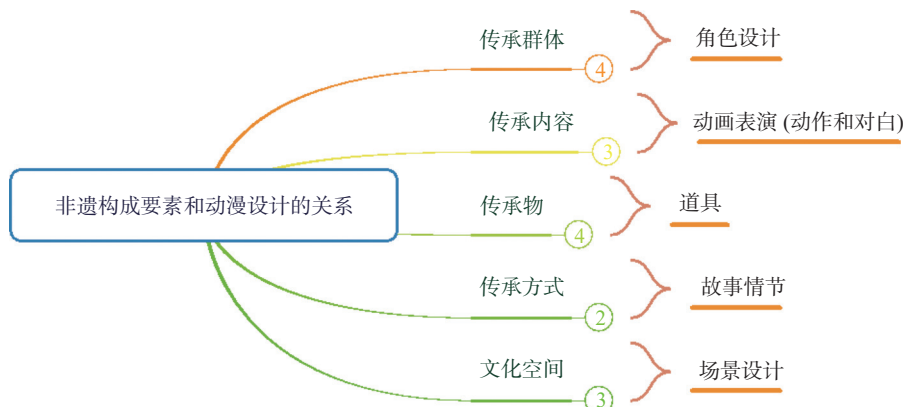


图2 非遗构成要素和动漫设计的关系

Fig. 2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elements and animation design

二、“鸟哨”技艺的科普

(一)“鸟哨”技艺的活态发展

上海现有5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项目，分10大类，共220项。其中，“鸟哨”是上海非

遗名录项目中唯一涉及鸟类保护的项目，在上海市南汇、崇明和浦东区分别有一名“鸟哨”代表性传承人。上海是一个建立在湿地上的国际化大都市，沿江沿海的湿地区域有5处：奉贤边滩、南汇边滩、崇明北湖、崇明东滩湿地（简称东滩）和九段沙保护区。东滩是上海著名的水鸟集中栖息区域，是鸟类的天堂，这里咸淡水交夹，滩涂开阔，盛产蛏、蜆

蜆蟹、芦苇、关草、丝草, 位于候鸟“东亚—澳大利亚”迁徙路线。“鸟哨”技艺原为沿海滩涂地区捕鸟人诱鸟的一种吹奏技艺, “鸟哨”哨子是崇明岛东滩地区农民捕鸟时候吹响的一种竹哨, 原型可追溯到河姆渡时期的“骨哨”。上海地区的鸟哨技艺是随滩涂垦荒移民入迁而逐渐形成于清末民初, 1949 年前后发展迅速, 1960—1970 年代达到高峰, 后逐渐转化为民间技艺表演, 成为鸟类研究机构引候鸟开展研究工作、机场地区驱赶飞鸟的辅助方式^[8]。1998 年, “上海市崇明东滩鸟类自然保护区”成立, 保护区保护对象为湿地生态系统和鸟类, 这其中包括对东滩鸟类的观测、研究和保护。鸟哨技艺传承人通过鸟哨模拟鸟叫, 帮助科研人员诱捕各类迁徙途经东滩的鸟, 给它们装上“环志”。鸟类环志是根据标记个体研究鸟类生活史、种群动态, 特别是研究鸟类运动的一种研究方法, 即在鸟类集中的地点包括繁殖地、越冬地或迁徙中途停歇地捕捉鸟类, 将带有国家环志中心通讯地址和唯一编号的特殊金属环或彩色塑料环固定在鸟的小腿或跗跖上, 然后在原地放飞, 以便在其它地点再次捕捉或观察到。无论是再次观察、捕捉并放飞, 或偶然发现其死亡个体, 都可以告诉我们许多与鸟类有关的信息^[9]。村民用“鸟哨”捕捉鸟饱餐一顿的价值已经转化为生态环境保护的科学价值, 成为人们研究和保护鸟类的特殊渠道和方式。“鸟哨”对人的生物学意义在于它能够帮我们恢复依赖于自然的生物学功能, 接触自然、反馈自然, 重新建立人与自然接触的渠道。

(二) “鸟哨”的科普内容

“鸟哨”技艺科普的内容可归纳为相关联的 4 个部分: (1) 鸟哨技艺的演绎, 包含哨子的结构和传承人吹哨的技巧 (传承人能够模仿几十种滩涂水鸟的声音); (2) 滩涂生物群落的系统性; (3) 鸕鹚类是“东亚—澳大利亚”迁飞通道上重要的迁徙水鸟, 它们的迁徙会飞跨南北半球, 具有“国际性”; (4)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对滨海滩涂湿地的改变, 鸕鹚类觅食、栖息、庇护的生境条件发生了变化。人、鸟类和湿地生境的关系体现了自然伦理和文化伦理相互的关联。上述除了第 (1) 部分可以通过田野调研以及非遗文献资料的查阅进行了解, 后面 3 个部分均需网上查阅鸕鹚类和长江口滩涂生物群落研究的文献资料。第 (1) 部分鸟哨技艺的演绎, 通过动画声音和角色的动作表现,

在田野调研的时候获得传承人的同意进行现场录音, 动画后期将配音编辑进对应的画面。第 (2) 部分滩涂生物自身的系统性通过动画场景的设计进行表现, 不同种类的鸟在滨海滩涂觅食、栖息、繁殖方式各异, 飞行动作也各具特点, 都通过动画的表演进行呈现。从已有的研究文献来看, 滩涂的生物群落可以分为滩涂植物和底栖动物群落。藻类盐渍带、海三棱藨带、芦苇带, 这三类群落带不仅仅植物不同, 动物种类和数量差异也很大, 如: 藻类盐渍带中底栖动物以贝壳类和多毛类为主, 有泥螺、焦兰蛤及各类沙蚕; 海三棱藨带的底栖动物主要以软体动物为主, 有中国绿螂、藨眼螺、四角蛤蜊、焦兰蛤等; 芦苇带底栖动物以甲壳动物为主, 如长足方蟹等。滩涂植物和底栖动物的分布实际决定了滩涂脊椎动物的空间分布。从滩涂生态研究报告来看: 芦苇带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理解的湿地迁徙鸟类的主要觅食地, 这里分布的是“小个子”的大苇莺、灰头鹀, 主要食物是昆虫; 高度在 25~50 mm 的海三棱藨草是海岸带鸕鹚主要觅食带, 鸕鹚类倾向于在无植被或稀疏低植被的区域栖息。根据以上这些研究成果, 可以设计出空间层次丰富, 生物角色奇异多样, 既具有想象力又有自然亲和力的滩涂动画场景。第 (3) 部分鸕鹚类型鸟的迁徙具有显著的季节性。春秋天是这些鸟儿来到东滩滩涂湿地最多的时候, 夏天为繁殖期相对较少, 冬天比春天少比夏天多, 很多鸟儿在冬天不再在上海附近的湿地停留而直接飞回澳大利亚等地。这些特色鲜明的滨海湿地季节变化情景都能够用动漫加以呈现。第 (4) 部分人类作为改造世界的能动主体, 从环境保护角度和鸟类数量减少的变化来看, 应当减少对滩涂生物群落栖息地的侵扰, 但过度城市化造成了自然滩涂萎缩和破碎化。在生态演替中, 人为的干扰对演替发展及方向有着极其深刻的影响。随着崇明湿地保护区的设立以及生物科学研究的进展, 人和滩涂鸟类的关系不断在科学视角和伦理关系上得到充分审视。这些思考需要设计为故事的情节, 不同角色的生活轨迹在滩涂湿地空间的交汇而产生的矛盾冲突, 成为推动故事发展的力量。

三、“鸟哨”的动漫设计

(一) 田野调研融入动漫设计

学生带着非遗的问题去田野调研, 能够在村里

接触到传承人,了解“鸟哨”传承人是谁,多大年龄,如何进行传承。通过观察和提问,学生对非遗保护的现状、困境和发展有了第一手资料,非遗“鸟哨”的动画剧本也就形成了。

田野调研是为了给非遗科普动漫创作搜集和系统性整理创意素材,需要观察和记录以下景象:村落环境、居所样貌;传承人家庭生活情况、所养的家禽家畜;崇明东滩湿地鸟的种类;芦苇、海三棱藨草等滨海滩涂区域植被水草的样貌;传承人鸟哨演绎的技巧;传承人关于“鹬鸟”种类和习性的讲解;等等。“鸟哨”田野调研的内容见表1。

表1 “鸟哨”田野调研的内容

Tab.1 Content of “Bird Whistle” field work

非遗构成要素	田野调研内容对应动漫设计
传承主体	角色设计:崇明区陈家镇八亩五队村民,“鸟哨”传承人金伟国和;鹬鸟
传承内容	故事情节设计:“鸟哨”技艺的传承;“环志”研究方法
传承物	道具设计:鸟哨;鸟笼;网
文化空间	场景设计:村落环境;东滩湿地生境,传承人的居所环境

(二)“鸟哨”自然审美的动漫设计表现

“鸟哨”动画剧本和角色创意是科普动漫的核心。剧本要考虑“鸟哨”非遗保护项目关乎的几个方面:(1)迁徙鸟类生境的生态保护;(2)传承人从用“鸟哨”狩猎到鸟类保护和科研角色的转换;(3)全球化情景下人类基于自身存在所关切的环境问题;(4)“鸟哨”故事最终聚焦于传承方式。就传承方式而言:传承人如何处理代际传承的问题?传承究竟走向何方?传承人的孩子是不是像“鹬鸟”一样,离开了家乡,终有一天还会回来?这些抽象难以逻辑表述的现状,通过动画情节的设定进行“发问”,问而不答,启发青年人思考正在经历的“过去”是否能够启迪即将面临的未来。

鸟哨技艺是在滩涂环境进行的传承,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很难想象和感受滩涂的自然环境。通过剧本设计将“鸟哨”技艺的传承进行故事化创作,通过动漫设计呈现美丽的滩涂自然景观。

学生从科普视角画出人们并不熟知的“滩涂生态群落”生境。在“鸟哨”角色、动画分镜、场景设计上有独特的审美创造,根据非遗的构成要素展开充分想象,突破时空的限定,设计出具有科幻感

的画面。学生宋祖欣和刘雯婷的作品刻画了“滩涂”的自然美,表现了动漫角色“小男孩”对于家乡自然环境的喜爱。“小男孩”享受着自然带来的快乐,他和螃蟹的互动体现了对受伤小鸟的关切,画面生动(见图3、图4)。家族传承方式是非遗传承的重要特征,非遗的活态性只有在日常生活中传承才能得到保证,学生设计了“鸟哨”制作技艺传承的生活情景(见图5)。李山山的作品用大全景呈现了滩涂湿地的阔远,远景的冷色调与近景鲜艳色彩的对比形成了“留白”,给人以心灵的幻想空间(见图6、图7)。



图3 “鸟哨”故事场景设计(宋祖欣设计)

Fig.3 Scene of “Bird Whistle” (designed by Song Zuxin)



图4 “鸟哨”故事场景设计(刘雯婷设计)

Fig.4 Scene of “Bird Whistle” (designed by Liu Wenting)



图5 “鸟哨”故事场景设计(宋祖欣设计)

Fig.5 Scene of “Bird Whistle” (designed by Song Zux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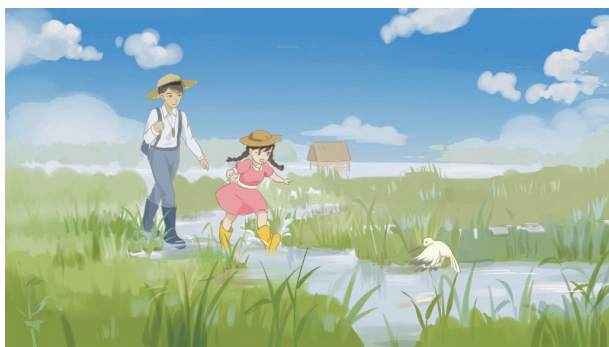


图6 “鸟哨”场景设计(李山山设计)

Fig. 6 “Bird Whistle” scene (designed by Li Shansh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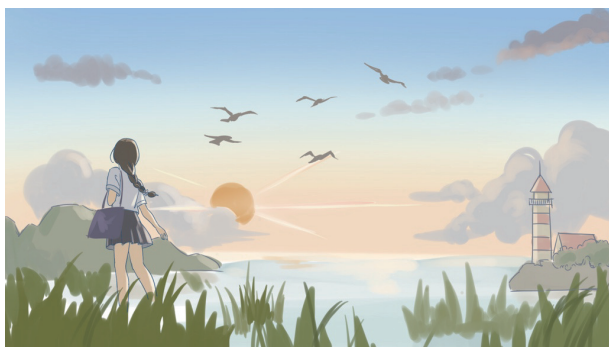


图7 “鸟哨”场景设计(李山山设计)

Fig. 7 “Bird Whistle” scene (designed by Li Shanshan)

四、结束语

在“非遗动漫”教学的过程中发现学生不了解非遗, 非遗基础理论认知不足, 并且缺乏学习理论的兴趣, 可见仅仅依靠课堂授课无法调动学生的学习积极性, 产生不了创作的动力。当学生走进“鸟哨”非遗项目所在村落, 看到实实在在的村落生活, 看到传承人真实生动的“鸟哨”技艺演绎, 就激发了创作的灵感和欲望。

非遗并不意味着老旧, 学生们通过学习文化遗产了解非遗的科学价值, 通过动漫设计制作了解上海传统文化, 创新了传承的方法, 走入社区和传承人交流增强了融入社会的能力, 接近了自然, 建立了尊重文化多样性、自觉维护生态环境的理念。通

过“非遗动漫”课程让学生认识并参与到非遗保护与当代经济和创意生活关系中来, 将个人生活态度和精神追求融入到传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创作中。在数字化时代, 非遗科普动漫设计的目标, 应回归非遗保护任务本身, 即保护非遗的存续力, 保护文化的多样性, 带着这个目标去进行非遗科普动漫的创作, 自然会促进文化和生态的保护, 也就收到了非遗美育的效果。非遗动漫设计小组的学生都是动画专业的学生, 今后的课程开展可以吸收学校其他专业学生加入, 不仅可以做非遗科普动漫, 还可以展开理工类大学其他学科的科普动漫设计。

参考文献:

- [1] 李永威. 关于科普、科学和科学素养[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4, 19(1): 88-93.
- [2]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实施《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业务指南[DB/OL]. (2018-06-06)[2022-10-20]. 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27534.html.
- [3]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EB/OL]. (2003-10-17)[2022-10-20].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132540_chi?posInSet=1&queryId=4a60e000-d31e-483f-a4de-14d2163b5e6e.
- [4] 特伟. 创造民族的美术电影[J]. 美术, 1960(3): 50-52.
- [5] 高丙中.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精神构成与中国实践[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4): 56-63.
- [6] 李树文. 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指南[M].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11.
- [7]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伦理原则(2016)[EB/OL]. (2016-12-16)[2022-07-01]. https://www.ihchina.cn/zhengce_details/15769.html.
- [8] 上海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鸟哨[EB/OL]. (2017-10-31)[2022-07-01]. <http://www.ichshanghai.cn/>.
- [9] 楚国忠, 侯韵秋. 中国鸟类环志的现状与展望[J]. 生物学通报, 1998, 33(3): 12-14.

(编辑: 朱渭波)